

上海鲁迅研究

1

SHANGHAI LUXUN YANJIU

1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学林出版社

SHANGHAI
LUXUN
YANJIU

上海
鲁迅
研究

本书顾问

姓氏笔画序

丁景唐 王元化 方 行

许 杰 杜 宣 陈 沂

陈鸣树 罗竹风 赵家璧

夏征农 倪墨炎

编 委

姓氏笔画序

王锡荣 朱嘉栋 吴长华

周国伟 顾八纮 唐应光

凌月麟 虞积华

责任编辑

王锡荣

上海鲁迅研究〈一〉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

学林出版社代理出版

上海定西路710弄3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代理发行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 插页2 字数154,000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700册

ISBN 7—80510—080—2/I·23

定价 2.50元

代電

上海京滬路局陳仲瑜兄採將因宅

景宗夫人海嬰世兄禮鑒 豫才先生聲
歎久疏 伏想時殷 噩耗 驚傷 愴痛 靡
已人之云亡 邦國 殄瘁 哀斯 人有 寧獨
以私 孟餘 山河 遠隔 不獲 躬與 弔奠 將此
奉言 務希 節哀 自葆 勉承 遺志 正所
盼禱 頌 孟餘 北平 十月 二十 日 啓

魯迅的老友、國民黨元老顧孟餘的唁函手迹

周太 庚午士 禮登閣 報謝志

獨才先生因病逝世 悲悼而極 幸同在明

先生病苦 即欲相見 雲妨病人 伺息進 未事健是

康健 病後心近 放心不料 日以此更 親心 你言可

痛言 記亦幸 上九 榜上 康侯 拾回 醫時 遠病

不 信 他方 朋友 亦不 此例 引 謝已

登內 是 謝 亦 故 折

先生 昨午 昨長 薄奠 而 喪 謝 忱 會

先生 二節 泣然 又 為 害 世 責 深 既 多 遠 誠 當 乃 已

太 且 此 九 節 亦 代 長 道 遠 隔 以 快 天 心 心 禱 也

專 函 謹 祈

節 哀

張 梓 生 上 十 月 廿 日 為 庚 午 年 以 同 謝 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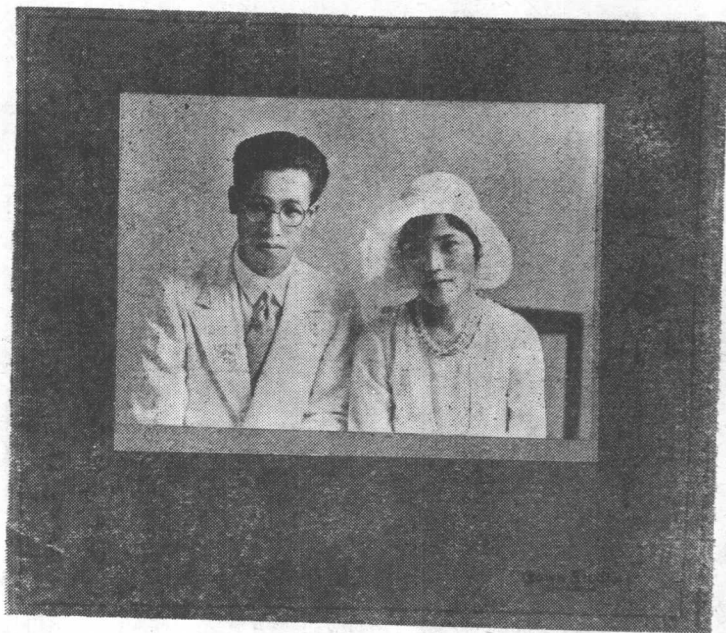
張梓生唁函手迹

建人先生：

昨聞魯迅先生噩耗，痛苦異常，
蘇蕙曾夫人送上輓聯一副，酬表
哀思。我和魯迅先生雖僅因公事，晤
而數十次，但先生著作如雷，其陰年未
在公事上，聞佳音，亦云樂。今夏，
曾與先生晤，但未能相見，並未
能成不棄之忱。（此後年利）力祝
先生先生教誨，不拜。先生一且微幸，
遂使我抱恨終天矣。願諸公能介
人，同往上書。至若先生之生平事蹟，人咸
自有不朽之價值，他日當由魯迅先生
整理，

徐懋庸謹上

徐懋庸唁函手迹



内山嘉吉与片山松藻结婚照（参看本辑 吴长华：《鲁迅与内山嘉吉夫妇》）

幕 前 致 辞

《上海鲁迅研究》出场了。同时，《纪念与研究》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说它是化身也罢，说它是继承者也罢，总之《上海鲁迅研究》是登台亮相了。

原有的花盆已太小，虽是小景致，根须毕竟要伸长，原有的衣服已穿不下，即使再愚钝的孩子也要长大——突破势在必行。这也就是《上海鲁迅研究》出场的缘由了。

《纪念与研究》行世8年，共出9辑，差不多成了年刊，成绩是不理想的。现在所出的，是一段时间内所发现的新资料、探索的新见解、出现的新问题。名曰《上海鲁迅研究》，其实并不限于上海一隅、鲁迅一人，正如《上海文学》不仅发上海一地作品，上海书店不只卖上海版书一样，适足以指明其存身的所在罢了。

但究竟怎样搞好它呢？这里我们请了几位专家学者来发表高见。以后还请读者不吝指教是幸。

编 者

1987.6.

目 录

幕前致辞

祝贺和期望

致《上海鲁迅研究》的编辑同志们	夏征农 (1)
祝贺与期望	许 杰 (4)
对鲁迅研究的一点意见	王元化 (6)
我的祝愿	戈宝权 (9)
我的希望与建议	赵家璧 (11)
保持传统 不断改进	林 辰 (13)
取之不竭的思想文化宝藏	
——祝《上海鲁迅研究》公开问世	陈鸣树 (14)
《上海鲁迅研究》创刊寄语	陈漱渝 (15)
祝贺《纪念与研究》创刊八周年	
江苏省鲁迅研究学会	(22)

馆藏一斑

各界人士致鲁迅治丧委员会唁电唁函选	纪 文辑 (26)
馆藏鲁迅手迹23件	(53)
关于鲁迅23件珍贵手迹	周国伟 (65)

考证一束

范爱农之死考

汪国泰 (75)

宋庆龄的一幅藏画

——兼谈1936年苏联版画展览会赠

鲁迅的7幅版画

丁景唐 (86)

《惯于长夜过春时》作于何时

张自强 (95)

关于鲁迅到南京教育部的时间

王明堂 (101)

论说与争鸣

论鲁迅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陈鸣树 (105)

鲁迅与方言

刘一新 (129)

鲁迅师友佳话

从两张照片引起的回忆

蒋思一 (140)

鲁迅和刘策奇烈士

贾玉民 (143)

鲁迅与内山嘉吉夫妇

吴长华 (149)

斯诺与海伦在中国

陈小琴 (155)

一个可纪念的日子

关露 (165)

读关露《一个可纪念的日子》

丁言昭 (167)

从一件囚犯的赠品说到鲁迅与监狱

王锡荣 (169)

鲁迅书事

关于新版《绛洞花主》的说明及其他

陈元胜 (173)

书评

评屈正平新著《论鲁迅小说中的人物》

王吉鹏 (178)

《鲁迅年谱》(鲁迅博物馆编)商榷 谷兴云(183)

海外论谭

鲁迅和落谷虹儿 [日]小泉和子著 夏凡译(190)

资料库

建国前鲁迅纪念活动记事(1940—1941) 凌月麟(197)

编后记

编者(210)

祝贺与期望

致《上海鲁迅研究》的编辑同志们

夏 征 农

我非常感谢你们！由于你们的努力，坚持出版了《纪念与研究》，使我以及上海其他真正爱戴鲁迅的同志，在这各种外来文化思潮涌进上海形成百家杂陈局面的时候，能够听到这位已经逝世 50 多年的伟大思想家、文艺家、三十年代文化革命主帅的声音，感到安慰和鼓舞。这证明鲁迅在上海并没有被遗忘，也决不会被遗忘。鲁迅的方向永远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我赞成你们把刊物改名为《上海鲁迅研究》，以扩大它的影响。我希望改版后的《上海鲁迅研究》，在宣传鲁迅、研究鲁迅、继承和发扬从“五四”到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化传统和鲁迅为倡导和发展革命文化坚持不懈的战斗精神等方面，发挥更好更大的作用。

以鲁迅为主帅的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我国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文化革命。它扬弃了封建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吸取了其中的精华，发展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我们在谈论中国文化传统的时候，决不能忘记或抹煞这段文化革命的历史，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笼统地称之为封建文化。我们现在要继承的文化传统，主要的就是“五四”以来的

文化革命的传统，特别是三十年代革命文化的传统。我们正在致力建设的社会主义文化，乃是“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我希望《上海鲁迅研究》能够发表一些这方面的文章，把这段文化革命的历史有分析地如实告诉读者，把鲁迅在这场文化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主帅作用和迸发出来的思想光辉告诉读者，这对于端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激发人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积极性和自信心，不是没有一点益处的。

我们一定要全面正确地宣传鲁迅精神、鲁迅思想。有人说，鲁迅主张吸收外来文化，反对封建文化，这是真的，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并不完全否定封建文化，他在反对封建文化的同时，极力发掘和吸取其中具有人民性、民主性的现实主义的优秀文化传统；同时，他对外来文化更不完全肯定，在介绍外来文化的同时，毫不留情地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文化中含有毒汁的东西。有人批评鲁迅“左”。这是一种曲解。在三十年代，鲁迅是第一个旗帜鲜明地反对当时文化战线上“左”的思想指导的，但同时却对各种反对革命文化的错误思想进行坚决斗争。正是由于鲁迅在文化革命中正确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的干扰，才使革命文化打败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些经验，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也是可供借鉴的。我希望《上海鲁迅研究》能够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和宣传。

上海是革命文化的发祥地，是鲁迅三十年代率领上海文化军队同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进行战斗的阵地，在宣传鲁迅、研究鲁迅，继承和发扬鲁迅的革命战斗精神和三十年代革命文化传统方面，不应该落后于其他地区。我希望《上海鲁迅研究》的编辑同志们，团结所有真正爱戴鲁迅而又有志于研究鲁

迅的同志，共同努力，把《上海鲁迅研究》办好，把上海的宣传鲁迅、研究鲁迅的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1987.7.7.

祝贺与期望

许 杰

同志，听说你们决定将你们馆主编的《纪念与研究》交由学林出版社出版，并且对外公开发行，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我首先要在这里，向你们表示祝贺。

正如你们原来标明的刊名所示，是纪念与研究，是对于伟大鲁迅的纪念与研究，是对于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的纪念与研究，是对于中国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的纪念和研究，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任务也是非常重大的。所以，在它的改版与公开发行的时机，我从内心深处发生一些感想，从而也提出几点希望。

这是无庸讳言的事，正因为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所以值得我们全国人民来纪念他、研究他、学习他，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肯定，我们之所以要纪念鲁迅、研究鲁迅，它的最后的目的，是在于学习鲁迅。而所谓学习，也应该肯定的是学习鲁迅的精神，学习鲁迅的崇高的人格，——是要把鲁迅的爱国主义的精神、明辨是非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嫉恶如仇的精神学习到手，而且表里一致的、从行动上体现出来。总之一句话，是要以鲁迅精神学习鲁迅，要在认识与行动的一致上学习鲁迅，要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在实践观点上学习鲁迅。所以，学习鲁迅，是千万不能逗留在字面考证上、或是口头文字的述说上所能学习得好、学习到家的。当然，我们要学习鲁迅，自然要研究鲁迅，而研究鲁

迅，当然也要注意深与广两方面的辩证关系，也即是高深的理论深度的研究和普及的横向推广的工作与研究，而这两个方面，是不能有所畸轻或畸重的。但是，我们在过去，我们研究部门的研究风尚，对于这两方的兼顾，似乎还不够照顾得全面的。那就是说，有些研究只注意提高或深入，而却忘记了普及，有些研究，只注意文字或理论的钻研，却忽略了行为的实践和普及。所以，这都是有些流于片面的。因此，我对于这个刊物的改版的期望，是期望它能在提高的理论的钻研上下功夫，一面也注意于鲁迅思想和鲁迅精神的横向的普及。我们要知道，提高与普及、认识与实践，都是有辩证关系的，而且应该互相关顾的。所以，对于这个改版后的刊物，首先希望能够注意到这一点。

其次，我们平时常说，要以鲁迅精神学习鲁迅。特别是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定》的时候，我们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在实践与行动上，如能以鲁迅精神学习鲁迅，做到以鲁迅精神学习鲁迅，这就无异于协助或是更好的推动了两个高度文明的建设，从而加速或推动了高度精神文明的建设了。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是期望你们这个刊物的改版，在它的出版意义和任务上，是应该和学习或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指导方针结合起来实施的，或是，也应该把它看作精神文明建设方针的宣传与实施的一份辅助的力量的。这就是我的简单的意见与期望，不知你们以为对否？

1987年1月28日

对鲁迅研究的一点意见

王元化

编者按：当前的鲁迅研究往何处去？编者带着这个问题请教了王元化同志。在谈话中，王元化同志重申了他在1981年写的《关于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一文中的—些意见。我们感到这些意见仍有现实意义，现摘其要点如下：

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工作，分工分得很细，好处是向专的方向发展，使各个专题可以研究得深，研究得透，避免囫圇吞枣，只留下一个模糊轮廓的粗枝大叶作风。但是，分工过细也会产生另一种弊端。那就是各守各位，划地为牢，为各自所选的专题所拘囿。这种河水不犯井水的办法，势必造成隔行如隔山的很大局限性。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都成了一家之学，一个萝卜一个坑，研究者各守自己的领地，只盯着自己的专题，不肯越雷池一步，放开眼界，关心一下自己那个小天地以外的广大世间。这种情况倘不急速扭转，将会使我们的研究者成为恩格斯所说的“分工的奴隶”。

早在一千多年前，刘勰就已感叹当时论者“各照偶踪，鲜观衢路；偏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编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我很怀疑我们那种分工细到这种地步的研究方法，会有怎样的功效？研究自然应有重点。人的才能、禀赋、志